

谁说“简中” 不智慧？

~来自中国的聪明见解

- 2023年终礼

BY IYOUPORT

来自中国的 聪明见解

- IYP · 2023年终礼

© 编辑：iYouPort

下一次当您听到有人说“简体中文都是垃圾”时，请拿这本小书去堵他们的嘴。

提示：如果您此刻正在中国网络上，本书中95%以上的内嵌链接将无法打开。但您肯定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我们 IYP:

iyouport.substack.com
matters.town/@iyouport
t.me/iyouport
patreon.com/iyouport

献给所有对来自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想怀抱期望的人。
您的期望将引领您在这暗夜里，找到光。

序一笔

去年的年终礼我们为“[白纸](#)”专题制作了8集内容，主要议题包括：政权更迭的逻辑、抗议效果提升的原理、战术有效性分析工具、游击战策略、起义的生命力原理、三类战术和行动者的选择方法、辩论和合作的技巧，并回答了一些大家普遍感兴趣的问题。

又是一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有机会与很多读者交流各种话题，其中具有时效价值的议题都已及时公开在频道 (<https://t.me/iyuport>)。当然，还讨论过其他很有意义的话题，尤其是，这一年里我们发现了更多颇有想法的中国朋友。

于是今年的年终礼我们换一个方法，精选一些读者私下提供的优秀见解和思考。排名不分先后；未被收录的观点也绝非不重要。

如您所知，我们从不相信“中文没有好内容”或其他贬损性和歧视性的说法，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帮助保存并提升来自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想，免于被互联网流量经济所掩埋。

明年我们的计划是添加更多系统性的和具体的战术类议题的讨论，从攻到防，将侧重具有沉淀价值的思考和经验。未来当足够完善时，有可能编辑成册。感谢所有提供建议的朋友，我们一直在与您一起学习和成长。

最后强调，本册中收集的观点大多来自中国读者，IYP只负责摘录、整理和润色（包括淡化语言指纹），以及添加了一些小小的点缀，目标是尽可能真实地呈现中国朋友的思考。故其中的观点也许不完全代表IYP的主张。但被收录其中的议题，意味着我们认为它“值得更多的讨论”。 ■

序一笔	5
‘政治稳定’的混蛋	8
A 动起来才稳	8
B 政治中的沉默成本谬误	10
C 下次可别了	12
进步派咋就不行呢	16
A 什么是“极左 / AltLeft”？	16
B 跟风儿有风险	19
C 长点儿心	21
D 谈判之判	23
细节很重要	29
作为生活色情化的无政府主义	33
A 我可以跟你上床吗？	33
B 个人主义者应该拒绝组织吗？	37
C 下一个更乖吗？	41
D 并非失序	43
E 答案不是唯一的	46
F 个人自治策略作为社会变革的第一阶段	49
“白月光VS.朱砂痣”？其实不必	52

A 群婚不如群P	52
B 不是吹箫的政治	54
C 心理监狱	57
D 你家娃卖多少钱一斤?	59
E 搞这根鸡鸡不是为“做男人”	62
那个反民主的东西	67
A 我们就这样被拆散了	67
B 那个名叫“国家”的劳改营	69
C 民主越多，国家就越少	73
折腾在刀刃上 - IYP 跋	77

‘政治稳定’的混蛋

A 动起来才稳



全世界的政客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稳定”。他们的宣传中最经常出现的话就是“争取和维护稳定有多么多么重要”，同时还要吓唬你说缺乏稳定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麻烦和动荡”。于是他们一本正经地把镇压描述成“维稳”。

在评估**国家**做出的决定和实施的政策时，“稳定”也往往被视为一个“成功”的标准。不仅政客们这样认为，很多公民自己也这样认为。

人们通常将“稳定”与某种永恒、和平和不变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稳定”与安全、保障、没有任何“负面变化”密不可分。比如国安文件中描述的“政治稳定”，甚至“意识形态稳定”，这些不可理喻的狗屁词语遍地都是。

可见，“稳定”被认为不仅是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标志，也是没有社会焦虑的特定条件。那些家伙以为反复念叨“稳定”一词不仅能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还能起到治病救人的效果。

“稳定”就像一个咒语，不仅需要不停地咏诵，而且其本身自带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也是相当魔幻。长期以来，“稳定”这个词在权力话语中被频繁使用，其含义只是避免带来**无穷无尽的**

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可怕变化。就此，它与这个词的本义已经完全无关了，也脱离了现代政治学中的说法。

事实上，“稳定”这个词来自自然科学，与“不变性”毫无关系。一个稳定的系统应该指的是一个在受到某些外部环境影响后能够重新恢复平衡的系统。

这意味着，与强加的神话解释不同，稳定首先要求系统在面对新出现的挑战时，具有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调整的强大潜力。要做到这一点，系统就必需必然得适应变化。

在这方面，将稳定与变化对立起来的研究是相当荒谬的，因为前者必然包括后者。

现代政治学关于“政治稳定”的大量概念都符合这种自然科学观点。所有这些概念都将“稳定”定义为政治体系的一种复杂的多因素状态，而绝不是微不足道的不变性。

市侩的“稳定”观与科学的“稳定”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别再继续被政客欺骗了。

我认为真正“稳定”的政治应该是解放政治，不断挣脱压迫、不断进步和创新的政治。作为“变化”的冲浪者。

「……职业媒体还有一个基本功能。它是消费形象的创造者。它创造名人和人物，让人们仰望，然后幻想着通过名人来体验生活。媒体通过创造角色形象，供人们模仿，以构建自己的“身份”……它创造了脱离生活、凌驾于生活之上的事件形象。人们正是通过这些不加批判地摄取的形象来看待和解释世界的，并在这种虚拟的不现实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职业媒体成功的结果是，人们被动地、可预测地消费着社会秩序制造的垃圾。

重新审视下那些所谓的头条新闻和热门话题吧。」 ~ 匿名

B 政治中的沉默成本谬误



保守派政治中有一种可称为沉没成本谬误的机制在起作用。比如，你经常会发现某些女性在捍卫父权制机构和性别歧视媒体，你还可能遇见过同性恋者憎恨公开的、不加掩饰的同性行为，甚至还有某些已经被剥削得爪干毛净的工人阶级在拼命帮助亿万富翁洗地、妖魔化工会组织……等等。所有这都可以追溯到沉没成本谬误。

这些人，往往是那种已经在利维坦游戏中投入了大量资金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成功”，因此你会看到他们否认自己/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足够”的事实。

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是“足够”的。

没有哪个男人有“足够”的阳刚之气以至于自己跟那儿就能产生有毒的大男子主义；也没有哪个亿万富翁活得足够完满以至于对包括自己的鸡鸡大小在内的一切都感到满意和安全。

他们不是把生活当作一种游戏。而是把游戏当作了生活。或者说是一种非生活。这种阴险的游戏将耗尽他们所剩无几的时间，耗尽他们从星座大师和财神爷那里借来的一切。

正是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机会玩那种游戏、没有机会融入NPC的人，才看清了[这个游戏](#)的真面目。

它是一条自我吞噬的毒蛇，一心想要毁灭脚下的土地，撕裂自己的生命结构。

他们称之为“内卷”。或者你们所说的“跑步机”。但这是一个我不同意的词。因为它在暗示造成这种结果是“失败的”、是不可阻挡的某种趋势。我觉得并非如此。

这不是跑步机。这是一列火车。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在这列火车上，火车以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朝着的一面钨墙撞过去，而火车司机却躲在厕所里哭鼻子，悲哀于自己的小弟弟不够大。利维坦和俄狄浦斯已经没有区别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体现的“要么适应，要么灭亡”的观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根深蒂固。它们是被动的力量，试图以被动、消极的方式重塑主动的力量，从而否定自身的肯定。他们渴望与积极的事物融为一体，但讽刺的是，他们只是通过限制自己的活动来做到这一点，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

这也是一厢情愿思想的根源所在。这种思想通过蛊惑人心的伎俩，使许多国家处于压迫性政权之下——“冷静点哥们，他们承诺过这样、那样、还有那样，我们只要等着就行啦，只要我们足够地忍耐，他们就会真正实现所有这一切！……”拉倒吧。他们什么都不会实现的。但你咏诵的安全咒对当前的权力结构却是非常有利的呢。

「人们为什么害怕变革，害怕挑战？」

因为孤单。

互助会失败的原因不是其形式，而是其战略误解了孤单的来源。你的动员策略也是如此。

……

当我们都不再害怕时，就会发现，前进可以变得很简单。」

—— 匿名

C 下次可别了



大 多数人都能准确地指出某些灾难源于哪些腐败的混蛋的统治。但同时，多数人都很难承认的是，为什么这个系统总是会把最腐败的混蛋提升到最高层。

很容易就可以把问题归咎于寡头、傻逼、所谓的深层政府、所谓的阴谋集团，而不容易的是，意识到我们自己始终参与其中、并一生与之交织在一起的这个系统，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断被正常化的这个系统，才是元凶。

如果全部问题只是那几个腐败的混蛋，事情就太容易了，移除他们就万事大吉了嘛。但却怎么就不能呢？为何不断换人也无法阻止事情依然会回到最初？

也许很容易想象一个没有某些腐败混蛋的未来。但很难想象出一个人类行为不是为了利益并受利益驱使的未来，很难想象将基于竞争的系统转变为基于协作的系统的未来，至少大部分人能理解什么是共同利益。

事实上，只要你继续处于基于竞争的系统，就会永远被腐败的混蛋统治，因为最好的竞争对手永远是最无情的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登上顶峰。即便摆脱当前的混蛋，也只是让新的混蛋取而代之。

在基于竞争的体系中，最有权势的政府将是那些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领先地位的政府，最有权势的人将是那些愿意不惜一

切代价登上顶峰的人，而其他所有人都是炮灰，在疯狂的争夺中被压垮碾碎。

说出谁谁谁应该滚蛋，并不难，要意识到我们所熟悉的绝大多数东西都需要彻底改变，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这是避免我们自己被同归于尽的唯一办法。

「不，我担心的是，我可能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
这个环境，并在这里感到舒适，不再怨恨它了。
我担心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可能会忘记，我可能
会开始失去对山和森林的记忆，这才是真正让我
担心的，我可能会失去这些记忆，失去与野生自
然的那种总体接触感。但我并不担心他们会摧毁
我的精神。」

—— 泰德·卡辛斯基，当被问及他是否害怕在
监狱中失去理智时



目前的中国社会的特征是高度的不确定性，能观察到多方面的力量在汇聚，但却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尚且没有任何机制能将它们[连接起来](#)。

更不幸的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很可能不是解放的力量。

这是[情绪](#)驱动的。情绪由不确定性带来，对战争、经济萧条、对政局，或者说对未来的高度不确定，引起愤怒和焦虑的浪潮。

情绪浪潮表现多样，有[虚无主义](#)的（[可能](#)源于信息不对称/无知/情绪引导失败等等），也有孤注一掷的（[想要](#)利用动荡捞上一笔，经常不惜以很多其他人的安全和权益为代价），还有野心家式的（所谓的键盘政治，他们的判断错误率很高，可能有很严重的误导性，多数情况下只会加强现有的情绪问题）。以及其他各种极端状态，如种族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战争狂热，例外论/特殊论，失败主义和逃避，等等。

[玄学的盛行](#)也是目前这种状态的标志之一，即无条件信任不可证实的强大力量的宿命，是一种放弃了自救自治的绝望状态。也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引导操纵](#)的状态，区别仅在于操纵者是谁。

不同领域不同阶层都有自己的焦虑，虽然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理解彼此，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反对派力量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能[合理地](#)借助这些情绪浪潮来推动[革命议程](#)，结果是，它们更多被统治者所利用，被牵制、被局限、被引导和消解。这就给解放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局面已经开始了，反对派有必要[尽快铺就](#)一个关于解放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战略图景、一些合理且可行的[战术路径](#)，否则动员的力量将非常有限（哪怕今天就开始）。

因为多数人不会为在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力之外的东西冒险；同时，由于缺乏认识/判断力，人们可能更容易被法西斯主义的/塔利班式的势力所吸引，而不是直接民主（这也是我们此前谈论关于“[为什么保守派和极右翼更擅长动员，而不是进步派](#)”话题的原因，这个议题目前对中国很重要）。

换句话说，以当前的情况看，不论是被动变革还是主动变革，都不能排除恶化状况/而非改善的高可能性。新上台的统治势力将必然加强社会控制，以声称恢复秩序为借口（不论他们以意识形态光谱上哪个位置的角色上台），以避免自己如前朝那般被推翻。届时，对解放运动来说，至少短期内将意味着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同时进步力量的支持度也会大幅下降。

总之，如果民主解放运动的力量没能控制局势引导其更多满足自身战略方向，状况将有可能不乐观，革命的难度会迅速加大。时间正越来越少。

进步派咋就不行呢

A 什么是“极左/ALTLFT”？



AltLeft 是催化左派。如果熟悉礼萨·内加雷斯塔尼的话就不难理解这个。不熟也没事，因为你肯定见过。简单描述下它大致包括：[直接行动的黑客主义](#)；末日共产主义；[交叉性的异女权主义](#)；有环保意识的[虚无主义](#)；[太阳朋克](#)；平台[懒人行动主义](#)；新梗和命名法[trolling](#)；meme战争；非线性[网络战](#)；[元反讽](#) 等等等等。

其基本原则包括：

1. 所谓的“后羞耻”正是“后真相”的产物。它免疫于任何驳斥。成为右翼所认为的“无德左派”。“无德”即无束。它主张无条件地全方位地解放。毫无歉意地维护尊严。

2. 如果你认为“交叉性”只是一个数字游戏，那只能说明你正在错误的[身份政治](#)中。

这场战斗是为非物质宇宙中的灵童争取权利的斗争。

3. 让无数的“亵渎”绽放。让它们成为病毒，感染这个烂泥塘世界。恋外癖/逆向沙文主义、爱异类、爱差异、爱上毫无顾忌的探索性实验，找到截然不同的世界人生。

4. 含混空泛。让[批评者沮丧](#)，让[好奇者兴奋](#)。

5. 目标：一个自动化驱动的永恒平等世界，以及一个你有权偷懒的世界。……

大致如上。也许还有更多。

不管你如何理解这些原则，最基本上应该也了解的是：

殖民化催生了全球市场，创造了重塑全球的自由派经济学，启蒙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创造了颠覆性的技术。正是这些技术创造了所谓的“他者”（异类），并改变了全球人口结构。

只有当你相信传统的等级制度时，“目无尊长/离经叛道”才是可憎的；正如，只有当你相信“男子汉气概”这个概念时——认为它真的存在、并且值得向往的时候——“绿帽子”才是一个抹黑的词。我说这些角色都是建构的并不是在贬低建构的一般作用，相反，如果你能认识到这些概念是流动的、短暂的，你就能在这个世界上更自由地活动。

如果你认为法农提出的“他者化”或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等概念听起来太学术了，那就换成一些普通词汇来描述这种随处可见的东西，直到它们不再晦涩难懂。教导下一代理解什么是霸权及其守门人“职业媒体”，应该是下一个大型解放项目。

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生网络在“民主”社会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因为他们将大量资源投入到病毒式传播的各种工程中了，而左翼和无政府主义者却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根本不会宣传自己。

互联网是一个绝对专制的世界，我们每个人对什么话能被多少人听到以及被理解多少，没有任何知情权也没有发言权。但所有经验都显示，挑拨论战、极化矛盾、不真实和半真相，以及

多数宣传的大众心理学经验都能获得显见的“成功”，好吧，这些手段恰恰是被左派所唾弃的东西。左派有一种整体性的思想家情结，纯天然地认为真理总是能战胜谬误，认为人在面对客观事实时会选择团结，等等，然结果如你所见，在社交媒体这个荒唐的极权主义元宇宙里，左派几无生存空间。

爱德华·伯内斯所谓的“宣传的意识形态”本身既是一种以市场逻辑进行灌输的手段，也是一个亟待掠夺的强大工具包。新自由主义霸权和右派都有动机和手段采取虚幻的半真相诱导对人们进行洗脑。而进步派们，虽然也会用一点涂鸦和贴纸，但多是在某种更理想主义的反抗行动中，不带有任何“长远”的目标。

左派意识形态的自我复制方法大多基于从属关系，要么招募，要么错过，而当人们已经被灌输了大量财产权主义、穆斯林恐惧症、反团结、反移民、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时，就像你们对阿根廷的描述那样，进步派就无法再吸引到大多数人（更不用说招募了）。进步派理念跟抖音算法根本性地五行相克。

无政府主义者需要重新构想你们在互联网上的存在。

“任何行动都可以有效，也可以无效。
人肉如此；献忠也如此；吹哨也如此。关键在于战略图谱的清晰。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这些战术都没有战略框架，只是乱打，包括吹哨都缺少战术价值。结果是作用都不大……”

—— 匿名

B 跟风儿有风险



在 这个互联网上的几乎所有地方，有多少人只是转发器（不论以什么方式），只是在呼应完全相同的信息。

那他们一开始是如何变得如此受欢迎的呢？

是谁按下的按钮或拉动的杠杆？

.....

什么是信息操控？什么又是人为的认知膨胀？

不是几十个，也不是几百个，媒体地图上有成千上万个控制点。跨越所有思想领域，360度确保你的任何想法都是系统想要的。

你的交流媒介真的几乎没有真正的[自由思想](#)，因为各方都在推动操纵你。有控制的推动力让你专注于当下、当天或任何事情的A、B或C问题。需要争论，需要插话，需要碰撞。看看别人是如何看待和证明你对A、B或C的看法的

你关注别人是因为你喜欢他们吗？因为你同意他们在“A、B、C”问题上的立场吗，可那又怎么样？他们中有多少人为你提供实际的东**西**，也就是说，除了情感上的投入/产出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中有多少人除了说话之外还做过任何事？

有多少人只是为了满足你的成见？

你明白了吗？

这个系统的存在是为了让你买单，它是一个复杂的、臃肿的、各方面都在膨胀得咣咣作响的愚蠢机器。



lyouport

12 December

lyouport

「买不起吗？你个穷鬼，去想想自己有没有努力工作！整天怨天尤人的，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你自己...

转读者评论 (轻微编辑) —

50年代时，霍克海默提到过一种他所谓的专制人格。这类人的特点是：既受过良好教育但同时又很迷信（占卜算命样样迷），既以个人主义为荣，又由于害怕自己与众不同而时刻强制自己随大流（抢流量以粉丝数为荣）；既嫉恶如仇地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又倾向于盲目服从权力和权威（不仅热衷粉丝团，也包括自我审查和自我维稳）；经常认为自己比所有专家都更牛掰，但同时又很容易被那些最狭隘的视野和愤世嫉俗所吸引。

他们依然渴望成为被平等承认的主体，尽管不是在知识方面，而是在观点方面。专制人格希望所有意见（尤其是他们自己的意见）都能得到认真对待。于是不论是民粹主义政客还是所谓的意见领袖，只要假装去倾听人们、假装理解和同情，就能操纵这些人。稍微留意一下视频社交媒体上什么内容最火你就能知道这点。

不论是米莱还是特朗普还是博索纳罗还是更早的里程碑级的奥巴马选举，社交媒体都是重要的操控型工具，其重要性只是变得越来越强，这绝非偶然。要说普京一点不担心都不普里戈津那是撒谎，因为普里戈津控制的是社交媒体媒介，而普京的阵地是传统的电视机。

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只是这种专制人格兴起的部分原因。日渐增强的社会压力和社会控制对这种人格的培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想想自己的人生就很容易理解这点了。让自己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实现自我价值和不断地自我完善，这并不是什么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恰恰相反，是强加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法则 - 不增长即衰败、不成功即废柴 - 要想自己站起来，就必需首先把周围人都打趴下，这就是为什么鱿鱼游戏的剧集在全世界获得了如此轰动，事实上该剧并没有太出奇的设计，只因为它描述了绝大多数人最痛苦的内心感受。


如今在许多职业里，如果你想脱颖而出，就必需首先拥有一个网红级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这是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如上所述，换言之，如果你想在现实世界的职场上“成功”，你首先就需要让自己成为那种专制人格。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焦虑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社会和文化规范不断变化，后现代人如果不能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内卷），就陷入深度的衰败式郁闷。后现代人类以自我实现和真实性为导向，追求内在性：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去改变世界，他们只想改善自己——让自己“赢得”这个垃圾世界，把其他人都当成垃圾踩在脚下。正因如此，他们渴望的是稳定——他们是变革的天然阻力；他们渴望另一种形式的“超越”——越来越多的神秘团体、卜卦算命和其他形式的精神意义建构足以表明人们对“超越”的需求有多强烈。

米莱的任期长短并不重要，就如特朗普、普京等人的任期长短不那么重要一样，重要的在于，在代议制的游戏中，当选民已经被改造成如此这般时，你我所面对的毫无疑问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战斗。

我喜欢土耳其起义那篇文章的标题《瓦解独裁政权，是无法用选票解决的问题》。正是如此。

如果您错过了：

 为什么保守派和极右翼更擅长动员，而不是进步派 <https://t.me/lyouport/13053>

 人们为什么支持极右翼政党 <https://t.me/lyouport/13088>

C 长点儿心



每一种政治话语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行话。即便是那些自以为“最脚踏实地”的右派人士使用一个简单的词，也会显得很特么有分量。

“国家”、“女人”、“宗教”、“金钱”：这些词都有非常具体的含义，人们有时会忽略这些含义，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地觉得这些都是常识性的含义。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存在共识偏见。

但有个问题。布赖恩马西米在《情感的自主性》中指出过这一点。当这些术语被如此随意地使用时，它们有助于让来自不同思想领域的人们参与到话语的自由力量中来：每个人都觉得其他人也在谈论同样的话题，而且“大多数人”都同意。

激进左派应该在避免那些蒙昧主义的行话方面投入更多些个，在更清晰的视野中才能知道每个人真正想要什么。

有时在政治上的描述也是为了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例如，中国对全球“流氓国家”的支持。

没错，中国支持伊朗或委内瑞拉，但这种支持是以巨大的折扣从他们那里获取石油，并以花哨的纸币（人民币）而非硬通货去支付石油。这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

跟“友谊”毛关系都没有。

—— 匿名



D 谈判之判



一个有用的技能是通过你的对手的眼睛看世界的能力。
它有助于避免错误的期望。

举个例子。

在批评不平等的时候，许多左派用道德论点来抨击他们的对手，说有些人挨饿，有些人不知道把钱放在哪儿，这不公平。这是事实，但是资本家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在资本家眼里，不平等是竞争的自然结果，鱿鱼游戏才是公平和正义，该游戏在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是发挥重要作用的。

一个市场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取决于赚取利润和积累油水的能力。它是由社会划分为富人（榨取+积累）和穷人（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而形成的。在现实中的情况当然比这更复杂些，但一般的机制就是这样。

当资本家看到缅甸、柬埔寨或老挝时，他们看到的不是需要帮助的穷人，而是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肥沃土地，可以被剥削。邻近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不再那么肥沃和自由，但可以承担中等难度的工作，而泰国和新加坡的工业化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可以提供高技能的劳动力。

结果是，在左派看到不平等的地方，资本家看到的是一个“拥有差异化劳动力”的地区，因此是追求其经济模式的好机会。

在以创造就业为形式的发展和援助的市场言辞之下，隐藏着对“差异化劳动力”（不平等）的特定模式的依赖。

资本家对每个人的发展和获得高工资不感兴趣，因为这威胁到了资本家本人，使其致富之路难以实现。因此，如果你只是从道德层面上捶胸顿足地要求资本家伸张正义，那你基本上等于在要求他[自杀](#)——“为什么跳楼的不是Terry Gou?”

道德上的争论可能有利于作为倡导和镜像。但它对资本家不起作用。通过展示好处，或者通过使不公平的做法变得越来越昂贵，[也许可以诱使资本家](#)采取更多的民主做法。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不可能说服资本家为了[所有土地](#)上的一切美好事物而自愿消失。

再举个例子。

自由派也是如此天真，总是不厌其烦地取笑独裁者比如超长的办公桌，把民众领袖、甚至仅仅是独裁者副手跟独裁者进行对比，说“当索伦躲在黑暗的塔楼里时，普罗米修斯在加油站里[跟老百姓喝茶](#)”。

这是民主逻辑向专制政治转移的一个例子。自由派的说法是想要强调他们喜欢的人的合法性，但是他们显然忘了专制主义者根本不需要获得人民的爱。

[独裁者](#)不需要被认可，因为他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他不关心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他主宰一切，这是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

[独裁者](#)并不需要被人喜欢。[独裁者](#)只想要全面的控制，想要权力，但他并没有得到权力，而是通过武力和对武力的恐惧来获取和掌握权力：军队、警察、间谍——防御和攻击、征服和控制的机器。这种手段需要[通过暴力获得资源](#)：[夺取领土和胁迫人民](#)。

在制定反对专制主义的政策时，必须牢记这一切。否则，你就会沦为天真的呼吁，要求立即放下武器，坐在谈判桌前，与专制主义进行和平谈判。

与专制主义的协议只能从武力优势的立场出发进行谈判。独裁者听不懂任何其他语言。因此，与专制主义的任何对话都必须从打掉他们的牙齿开始。

换句话说，这场斗争是关于沟通的。在沟通时，重要的是不仅要记住你的观点和利益，还要记住你在和谁说话，以及你的对话者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lyouport

作为世界工厂的东南亚地区正在酝酿变革。该地区的竞争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 为微薄的工资而工作。


吸引力的下降和工资成本的上升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企业主想要把生产转移到人口尚未如此“娇惯”的其他国家。

自动化进程 将解决很多问题，但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最多社会和经济后果。

正因此，全球参与者正试图重新平衡“世界秩序”，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将其部分职能移交给超国家机构。

例如，本土警察足以镇压低级别的反抗，但当反抗行动变成自组织的跨国联盟时（例如在东南亚或拉美），民族国家的力量就会变得过于沉重，无法与之抗衡，而民族国家之间积累的矛盾也使其无法有效对抗无国界的联合反叛。

疯狂的统治者可能就此进一步推动军事警察机构的规模。但即便如此，最大范围的联合行动依然是反抗者的重要工具。

 如果您错过了：

《建立国际团结：全球斗争中的人际关系》

《抵抗中国的资本主义：国际联盟的理由》

《收益递减：在内卷的世界里思考全球资本主义》

#LaborMovement #Resistance #tips

如果人类的行为准则是在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视而不见的规范条件下编写出来的，那么这些盲点将继续决定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不论是暴力的秘密武装斗争还是墨守成规的和平主义，都无法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变革。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不想要真正变革的人——警察、自由派和毛主义者——试图将我们限制在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因为这两种方法都必然会加强现有系统，或至多用相同的系统取而代之。

社会运动不是单一的——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一致行动——而是多样化的，并且必须利用这一点。社会变革发生的方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异常值使新策略和价值观合理化，并传播到整个社会。

在一个日益绝望的社会中，无论权威人士怎么说，人们都会反抗。如果没有欢迎他们参与的运动，他们很可能会自行升级行动，很可能采取反社会的和失败主义的策略。

如果他们被迫采取武装斗争，他们就正会中政府下怀。

但如果评论者只是散布对那些走得太远的人的笼统辱骂，其效果是妖魔化那些反抗者，增加他们与社会运动脱节的可能性，给每个人带来不幸。

不要为了政治观点而对他人撒谎。

不要把情绪化的垃圾推给他人。

不要用无意识的信息淹没环境，让人群像羊群那样在旷野中无目的地狂奔。

如果你想成为受欢迎的人，是的，把所有这些“不”字去掉就行了。去创造修辞循环，满足自我。这很容易。

成为流行并不难，只需要去取悦于他人，那些被系统归顺的人们，迎合他们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偏见、保守、懦弱和恐惧。

这样做很容易，因为符合系统的逻辑，你就会很受欢迎。你越是受欢迎，这个掠夺性的系统就越稳固。

~ IYP_iYouPort 🏴





细节很重要



尽管有许多人将编程随想的被捕归因于“不小心在截图中泄漏了自己名字的缩写”，但我认为这不够有说服力。在我过去的考试生涯中，曾屡次犯下“不够小心谨慎”的错误，尽管每次失误都让我在出错的问题领域更加小心，但是这类失误从未完全停止过。

认知科学能够给我们一个角度，分析失误如何发生。以下的分析不能完全杜绝失误，但可以减少失误发生的可能，以及预测可能产生失误的区域。

我们需要将视线从屏幕上移开，将使用者与机器的互动看作是一个系统，观察机器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以及人如何影响机器的运作。

电脑的交互界面（UI）通常是以类似思维导图的树状结构排列的，此类结构旨在减少人类操纵计算机所需的记忆量。

```
O
/\
OO
/\/\
OOOO
```

例如当我需要保存文件，我只需要记得相关功能可以在窗口左上角找到，于是我点击“文件（file）”，一个菜单展开，从中我可以找到“保存(Save)”。在我的大脑中，只记得一些模糊的方位值和关键词，我的大脑中从未完整地存储这些菜单结构。

如果你在直播你的电脑屏幕，你需要预测到当软件故障时可能打印出你的配置信息。不在虚拟机中存入任何个人相关的信息是个好习惯。

除了那些人类可感知的，还有人类不可感知但机器可感知的信息，数字水印，不可见光，超低频噪声，或者超高频噪声。

建议您为每一个节点可能产生的次生节点做一个思维导图，除了专注于操作外，增加一个步骤专注于留意未曾留意的。检查的重点不应仅仅是大脑中已经记住的，还有大脑从未记住的。



好的防御是恰当的防御，它不会是最难的、也不应该是最贵的，而是最适合您的具体情况的。

THE FAILURE OF ANARCHISM

Dont
forget to
eat your
lunch and
make some
trouble



Keith Preston

作为生活色情化的 无政府主义

A 我可以跟你上床吗？



我理解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途径是通过女权运动。事实上，女性必须不断解释“同意”并不仅仅是一个“是”字，它赋予了一个人对同意者做任何事的无限权限。而很多情况下男人们就是无法理解这个微小但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与围绕“共产主义”的讨论很是相似。

男性和很多非男性并不真正理解“同意”的流动性，因为当一个人改变自己对参与某个事件或经历的想法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女人从来没有使用过‘无政府主义’这个词（只要人们明白这一点就没必要使用），但讨论的中心正是身体的自主和同意，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即寻求摆脱人的统治和权威的自由。

共产主义下的‘工作’和性互动一样，只需要以应有的方式充分尊重同意。‘工作’将是自愿的，没有人能强迫你做任何事。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全部意义。它不仅是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地做出贡献，这些都是次要的，是这种自由的后续。

就像女性并不是说她们想要更多或更少的性行为，或更好的性生活，或不同种类的性生活，而是想要成为性生活的决定者，其他一切都遵循这点；同样，共产主义者们说的是，如果他们想工作，他们就能在想工作的时候工作，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工作，在他们自己喜欢的条件下工作，而不会被任何强迫地工作，他们[有权拒绝](#)任何他们不喜欢的工作条件。

而无政府主义，是指在每件事情上——而不仅仅是在性问题上——都把尊重自己/个人的同意作为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问题，而是我们在整个活动或经历中逐步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其方式是我们为每个参与者建立起的[越来越自由和有效的双赢局面](#)。

将“同意”原则应用于生产、分配、消费等事务，就是共产主义，这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共同点（[不同点](#)在于“[国家](#)”），因为在共产主义的安排中，这一原则得到了广泛的满足，也就是说，当维持生活的所有必要资源被确定为人民的共同财产时——不是国家财产！——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决策权，可以使用这些资源和用它们制造的东西。这些地球资源的私有化是一种暴力，也是当下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当下的人们没有任何自由或自主权，所有人都被困在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矩阵监狱中的不同权力等级上。

很多人可能会紧接着说：“那谁来工作呢？”这就好比男人们认为“没有任何女人”愿意跟他们上床，或者他们将无法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正如男人就婚内强奸问题进行的抗议所显示的那样），或者他们将此解释为女人不喜欢或不愿意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憎恨男人等等。

这些都是缺乏诚意的论点，忽视了女性在性问题上被男性管制得有多糟糕，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女性希望能够拥有比以往

更快乐、更自由的性生活，包括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自由，而男性却因此感到了压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对性本身的兴趣远远低于对控制他人的身体和生活的兴趣。

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我们彼此间不会互相支配、不会互相剥削，而共产主义则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共享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食物、水、土地、医疗保健、教育、交通和衣物，甚至更多。于是共产主义必须是无政府的，也即无国家，很多中国人总是搞错“公有”和“国有”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两个彼此矛盾的概念。

无政府主义也可以被称为“同意主义”，因为它在每个生活领域都以同意为中心：养育子女、教育、友谊和伴侣关系、医疗保健、性、工作等等。这就是“自由”的含义——你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能够自己决定生活中的所有事务。

这只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也可以与社区一起来决定影响整个社区的事务。

与社区共同决策并不会使个人的个性从属于群体，毕竟这是一群人就大家都感兴趣和投入的事情做出的集体决定。

人们认为张扬个性或“过真实自由的生活”与跟朋友、邻居或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出集体决定之间不那么相容。这本身就是一个谬论。

有人错误地把无政府主义看作另一种固定的学说，具有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认同的一套特定信仰，但没有改变它的自由。并不是那样。无政府主义绝对不是任何人们必须忍受的东西。

相反，只有在无政府主义社会里，人们才能摆脱所有将我们束缚在其中的幽灵。它否定所有意识形态和等级制度，只将一个

基本且良性的原则置于中心位置，每个人都必须遵守，那就是：“同意”。

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决定事情，可以单独做出决定，也可以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就团体或社区活动或事情做出决定。

多元主义和自由与任何正统意识形态都格格不入。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范例并不一定是明确的无政府主义。大多数成功摆脱政府统治的社会和组织都没有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而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社会运动，其普遍性也远不及人类天生对自由的渴望。

把“无政府主义者”这个标签贴在没有选择这个标签的人身上是很冒昧的；相反，你可以使用一系列其他术语来描述无政府主义实践的范例。

“无政府”是一种没有统治和强制等级制度的社会状况，由自我组织的横向关系维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是指认同无政府主义社会运动或哲学的人。

反专制主义者是那些明确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强制等级制度的社会中的人，但据我所知，他们并不认同无政府主义——要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这么个词，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专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与他们的世界无关。毕竟，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从欧洲兴起的，它继承了与这一背景相符的世界观；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反对权威的斗争，它们源自不同的世界观，并没有必要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一个社会如果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存在，但并不认同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无国家”的；如果这个社会不是偶然的“无国家”，而是有意识地努力防止等级制度压迫性的出现，并认同其平等主义的特征，那么将其描述为“无政府主义”就不差。

总之，这里唯一重要的是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装束。

B 个人主义者应该拒绝组织吗？



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个人主义排斥组织。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两个词是不可分割的。对此，我觉得巴金斯基的解释令人信服。

“[个人主义](#)”更具体地说是指为了个人内在的精神解放而努力，而“[组织](#)”则是指有意识的个人之间的联合，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达成，或者有一个共同的经济需求要满足。但请始终记得，革命组织肯定需要特别有活力和觉悟的个人。

无政府主义遭受错误的指责，被认为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并由此认为“无政府主义与组织对立”。这种指责是对手散布的众多谬论之一。他们混淆了当今的制度和[组织](#)，因此无法理解人们如何能够反对前者的同时支持后者。但事实是，两者并不相同。

一般认为，[国家](#)是最高形式的“组织”。但它真的是真正的组织吗？它难道不是一个狡猾地[强加给](#)群众的[专制机构](#)吗？

企业也被认为是一种“组织”，但事实并非如此。企业是富人对穷人的掠夺。

老师还说军队是一个组织，但你仔细想想就能发现，军队其实是一种工具，是统治者的拳击指环。

当然还有公共教育。难道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不是“组织”的典范吗？不是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自我教育机会吗？远非如此。学校比任何其他机构都更像是兵营，人的思想在这里受到训练

和操纵，以便服从于各种社会和**精神幻象**，从而使离开校园的人们能够帮助继续延续这种剥削和压迫的制度。

相反，无政府主义者所理解的“组织”是不同的。它以自由为基础。它是一种自然的、自发的能量组合，以保证为人类带来有益的结果。

正是有机发展的和谐造就了色彩和形式的多样性，造就了我们所欣赏的斑斓的组合。同样，充满团结精神的自由人的有组织活动也会带来完美的社会，我们将其称之为无政府状态。事实上，只有无政府状态才能实现共同利益的非专制组织，因为它消除了存在于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对立。

在当前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对立造成了社会单位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成为通往集体福祉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组织并不鼓励个人自由，相反，组织会导致个人个性的衰退。但现实情况是，组织的真正功能正是在于个人的发展和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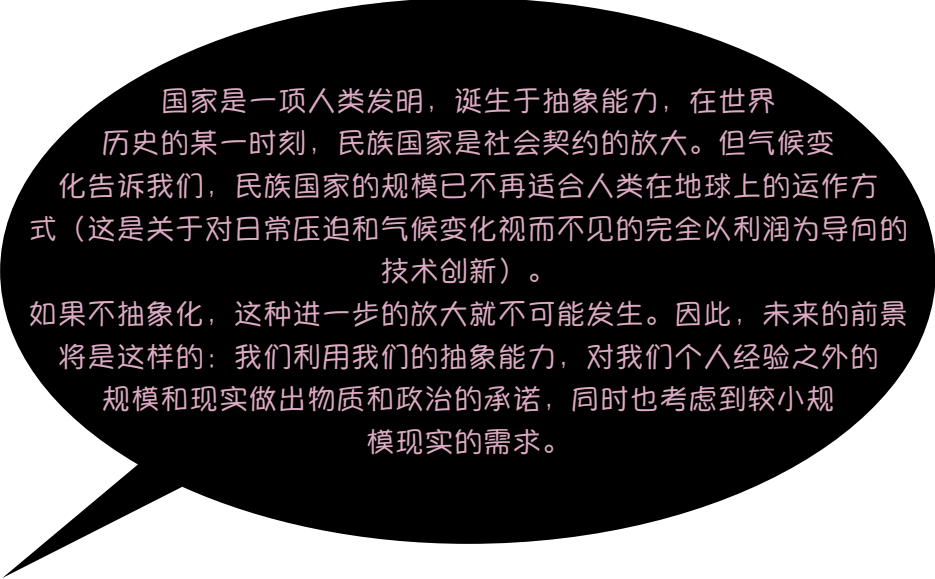
正如动物的细胞通过相互合作，在形成完整有机体的过程中表现出潜在的力量一样，个人也是通过与其他人的合作以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的。

真正意义上的组织，不可能是纯粹虚无的结合产物。它必须由具有自我意识和智慧的人组成。事实上，一个组织的可能性和活动的总和是由个体能量的表现形式来体现的。

从逻辑上讲，一个组织中强有力的、有自我意识的人越多，该组织的停滞不前的危险就越小，其生命力就越旺盛。

无政府主义支持无纪律、无恐惧、无惩罚、无贫穷压力的组织的可能性：一种新的社会有机体，它将结束当前这种为生存手段而进行的可怕斗争，这种恶性竞争损害了人的最佳品质，并不断扩大社会深渊。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为建立一种能够确保所有人福祉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奋斗。

这种组织的雏形可以在摆脱了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和纪律的辛迪加主义中找到，它鼓励其成员采取自主、直接的行动。



国家是一项人类发明，诞生于抽象能力，在世界历史的某一时刻，民族国家是社会契约的放大。但气候变化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规模已不再适合人类在地球上的运作方式（这是关于对日常压迫和气候变化视而不见的完全以利润为导向的技术创新）。

如果不抽象化，这种进一步的放大就不可能发生。因此，未来的前景将是这样的：我们利用我们的抽象能力，对我们个人经验之外的规模和现实做出物质和政治的承诺，同时也考虑到较小规模现实的需求。



C 下一个更乖吗？



无政府主义者简单地断言，如果[资本主义](#)必须解体，那么[国家](#)就必须解体，国家[不应该](#)被那些想要拆除国家的人所占据，因为如果总是由极少数人主宰一切，也就是赋予权利和一切，那么我们将永远依赖于极少数人的喜怒哀乐和仁慈，而这些人一直以来都在保护富人。

大多数诋毁无政府主义的人将此解释为无政府主义者不切实际、极左、一厢情愿地沉浸在幻想中，或希望立即改变现状。而这些诋毁者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最终都主张维持现状，这不会带来任何重大改变，充其量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稍微仁慈一点点的或者更擅长欺骗你的政府。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赋予人民权力，即让人民能够做出政策决定，包括奴隶们与法兰西帝国作战并成功废除奴隶制的[那个国家](#)。它们只是在永不停息地追捕持不同政见者。

所以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仍然认为城头变幻大王旗是改变状况的唯一方法？这充其量只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缺乏想象力的方式，非常繁琐、枯燥和疲惫。这就像是在说，如果我们要废除父权制，那就需要建立一个母权制，为“平等社会”创造条件.....？

这是一条不必要的且曲折的路线，而且违反直觉。如果你还在那样认为，再想想吧。



lyouport

「买不起吗？你个穷鬼，去想想自己有没有努力工作！整天怨天尤人的，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你自己...

转读者评论（轻微编辑）——

50年代时，霍克海默提到过一种他所谓的专制人格。这类人的特点是：既受过良好教育但同时又很迷信（占卜算命样样迷信），既以个人主义为荣，又由于害怕自己与众不同而时刻强制自己随大流（抢流量以粉丝数为荣）；既嫉恶如仇地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又倾向于盲目服从权力和权威（不仅热衷粉丝团，也包括自我审查和自我维稳）；经常认为自己比所有专家都更牛掰，但同时又很容易被那些最狭隘的视野和愤世嫉俗所吸引。

他们依然渴望成为被平等承认的主体，尽管不是在知识方面，而是在观点方面。专制人格希望所有意见（尤其是他们自己的意见）都能得到认真对待。于是不论是民粹主义政客还是所谓的意见领袖，只要假装去倾听人们、假装理解和同情，就能操纵这些人。稍微留意一下视频社交媒体上什么内容最火你就能知道这点。

不论是米莱还是特朗普还是博索纳罗还是更早的里程碑式的奥巴马选举，社交媒体都是重要的操控型工具，其重要性只是变得越来越强，这绝非偶然。要说普京一点不担心都不普里戈津那是撒谎，因为普里戈津控制的是社交媒体媒介，而普京的阵地是传统的电视机。

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只是这种专制人格兴起的部分原因。日渐增强的社会压力和社会控制对这种人格的培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想自己的人生就很容易理解这点了。让自己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实现自我价值和不断地自我完善，这并不是什么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恰恰相反，是强加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法则 - 不增长即衰败、不成功即废柴 - 要想自己站起来，就必需首先把周围人都打趴下，这就是为什么鱿鱼游戏的剧集在全世界获得了如此轰动，事实上该剧并没有太出奇的设计，只因为它描述了绝大多数人最痛苦的内心感受。


如今在许多职业里，如果你想脱颖而出，就必需首先拥有一个网红级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这是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如上所述，换言之，如果你在现实世界的职场上“成功”，你首先就需要让自己成为那种专制人格。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焦虑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社会和文化规范不断变化，后现代人如果不能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内卷），就陷入深度的衰败式郁闷。后现代人类以自我实现和真实性为导向，追求内在性：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去改变世界，他们只想改善自己——让自己“赢得”这个垃圾世界，把其他人都当成垃圾踩在脚下。正因如此，他们渴望的是稳定——他们是变革的天然阻力；他们渴望另一种形式的“超越”——越来越多的神秘团体、卜卦算命和其他形式的精神意义建构足以表明人们对“超越”的需求有多强烈。

米莱的任期长短并不重要，就如特朗普、普京等等人的任期长短不那么重要一样，重要的在于，在代议制的游戏中，当选民已经被改造成如此这般时，你所面对的毫无疑问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战斗。

我喜欢土耳其其起那篇文章的标题《瓦解独裁政权，是无法用选票解决的问题》。正是如此。

如果您错过了：

 为什么保守派和极右翼更擅长动员，而不是进步派 <https://t.me/lyouport/13053>

 人们为什么支持极右翼政党 <https://t.me/lyouport/13088>



D 并非失序



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其中任何一个的实现都不应该以另一个为代价。

将个人自由绝对化是自由派的原则，它为掠夺性资本主义创造了依据。他们试图将其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与个人的自由相提并论，特别是通过资本主义拥有和控制的企业媒体。

无政府主义原则是由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所确立的，两者缺一不可。无政府主义实践认识到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应该对所有其他个人负有社会责任。这意味着建立并忠实于所有人平等地在集会上制定的规则。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词（蒲鲁东所选择的描述词）来自于古希腊语“an’arche”，其字面意思是“没有统治者”，但不是“没有规则”。没有社会行为的规则，有序的社会（无政府状态）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蒲鲁东的意思：“正如人在平等中寻求正义，社会也在无政府状态中寻求秩序”。

但是，这些规则不是天上的神灵指派的，也不是由王位上的国王发布的，同样不是由精心设计的看起来像“民主”的议会发布的，那些家伙只负责保护资本的“自由”，假装代表人民以便立法来统治人民。无政府主义的规则是在集会上以平等的身份面对面地制定的规则，人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处理那些直接影响他们的事务。

无政府状态就是秩序。

[达尔文资本主义](#)倡导者的套路是将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做生意的自由的人（那些除了[工作](#)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的人）的组织都等同于“极端主义”。统治阶级把平等体验为压迫。

无政府主义之所以是组织，正是因为它试图以事物的管理来取代人的政府。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密不可分。



「自由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停止对抗、停止冲突，而不是申冤。仅仅是停止对抗。这一点非常清楚，必须在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中变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一旦我们看清了自由派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我们会明白停止在这类人身上浪费时间的必要性。[…]

自由派之所以试图阻止对抗（这是自由主义的第二个陷阱）是因为无论他们嘴上说什么，他们的真正作用实际上都是维持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他们从现状中享受“经济稳定”，如果他们为变革而斗争，就会冒经济不稳定的风险。自由派的真正意思是，他们希望通过改良为每个人带来公正和经济稳定，希望在不重新分配财富的情况下，社会能够从某种方式不断扩大。

这就引出了自由派的第三个陷阱。自由派害怕疏远任何人，因此他无法提出任何明确的变革性的替代方案。[…]

第四，我认为自由派并不了解影响力与权力之间的区别，自由派在寻求影响力而非权力时会感到困惑。右翼保守派或法西斯主义者却理解权力，他们努力巩固权力，而自由派则追求影响力。[…]

他们的政治中存在这些陷阱，是因为自由派是压迫者的一部分。他们享受现状；虽然他们自己可能没有积极压迫他人，但他们享受压迫的成果。他们在言辞上试图声称自己对目前的制度感到厌恶。

虽然自由派是压迫者的一部分，但他们也是这个群体中最无能为力的一部分。因此，当自由派试图谈论变革时，他们总是面对被压迫者，而不是压迫者。他们不是想要影响压迫者，而是要影响被压迫者。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对被压迫者说：“你们不需要枪，你们走得太快了，你们太激进，你们太极端了”。自由派从来不会对压迫者说：“你对待被压迫者的方式太极端了。”因为自由派在压迫者中是无权无势的，即使他实际是压迫者中的一员；但他认为自己有影响力，或者说，至少他比被压迫者更有影响力，于是他总是通过告诫、谴责或者当然是试图指导和领导被压迫者的运动，来享受这种权力。」

—— 夸梅·图尔，《自由主义的陷阱》，1969年

答案不是唯一的



“无政府状态”不是在有足够多的人就“如何无政府地生活”达成一致时实现的，而是在有足够多的人感到其他生活方式的代价都太高、太血腥时实现。无政府主义不是单一的最佳做事方式，而是在警察走后留下的东西。即，自由人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西。

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一种政治理论：它是在没有谋杀作为政治工具的情况下可以存在的任何社会形式的统称。

当人们说无政府主义是天方夜谭时，我相信他们脑袋里想的很可能是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政府”、将其强加于人民，再通过投票使其就位，再用宣传让每个人都同意这些条款……等等，这是自由派教给人们的東西。他们教你去想的東西是：如果“无政府主义”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建立起来，那么在“无政府主义”诞生的第一天之前会发生什么；而且，要让无政府主义存在下去，保护它不受威胁，维持它，可能困难重重……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很荒唐的错误。

“无政府状态”始于人们不再受到胁迫之时，而任何政治制度的开始和维持都依赖于胁迫。强迫人们停止被强迫这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无政府主义并不是通过“建立”或“实施”实现的，它是通过凝聚得来的。无政府主义始于人们不再服从权威的那一刻。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一个没有强制的社会？通往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道路是什么？

对于政治哲学来说，这个问题总是有道理的。要实现君主制，就要让国王掌权。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提供选举某些官员的手段。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需要法律来确立和保护政权。但法律是通过暴力来实施的，否则它们就不是法律，而是规则、建议、愉快的扯蛋等等。没有足够高强制性的都不是法律。

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规范哲学。它拒绝建立任何权威。

无政府主义是胁迫结束后剩下的东西，当足够多的人不再服从警察时无政府就会发生。

这可能发生在几周、几年或几十年后，谁也说不准。没有人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里，“如何拥有X、Y或Z”——无论是公立学校、道路、手机、争端解决、公共安全，还是其他的什么——所有这些都属于分散注意力的问题。我们现在拥有所有这些，是因为有些人在枪口下被迫提供这些东西。也许不这样做就无法拥有它们，也许足够多的人会认为不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去拥有它们。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起源。

无政府主义可能会实现“X、Y或Z”。人们可能会找到无限多的现在无法想象的方式来组织自己，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些未来的社区中，有些社区可能足够关心X，从而找到了拥有它的方法，但不关心Y或Z。对于“我们如何拥有X、Y或Z”这个问题，并没有唯一的答案，因为对于我们是否需要这些东西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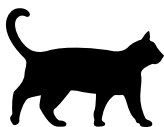
法律是一种巧妙的混合体，其中既有对社会有益的习俗——那些习俗即使没有法律人们也会遵守；也有只对极少数统治者有利的习俗，但对大众普遍有害，只能通过恐怖手段强制人们遵守。

—— 彼得·克鲁泡特金

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必须接管国家，作为解散国家的第一步，而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由于权力会使人腐化，任何夺取现有权力结构的行为都只会导致权力的永久化。

- 乔治·伍德科克

lyouport.substack.com



F 个人自治策略作为社会变革 的第一阶段



自治

，顾名思义只能由社会自身来实现。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的真正和主要目标只能是大众教育，目标是形成一种不允许任何外来权威凌驾于自身之上的公众自我意识，并理解每个成年人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

绝大多数人都住在城市里。通过互联网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思想。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似乎相关群组 and 标签的使用都在增多。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人们是否有效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在社会中的形成过程？

有必要认识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自己现实所处的环境中很可能是孤独的。因此，有必要为他们制定最佳的行动策略。更何况，缺少经验的自发组织很有可能会在出现意见分歧、分裂、个性冲突时导致失败。

此外，组织的建立可能会导致其成员与自身周边社会中的落后思想之间的对立，这显然会导致加入组织的人反而更加孤独。这与无政府主义自治的根本基础相矛盾。中国异议圈子的抱团取暖之所以发展不出组织，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抱团的战略构想恰恰导致了异议社区更加孤立边缘。

现代世界中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创建似乎并不能满足教育和动员民众的目的和目标，相反只是在迫使人们集中精力于组织本身的工作，为其生存而努力。

因此，在当前互联网全球普及的条件下，最好是开展个人行动来促进自治，主要是离线行动，在这一阶段正变得颇具现实意义。

(隐私起见已删除部分内容)



That celebrity you'd die for, that politician you vote for, that capitalist you simp for... they have SO much power and wealth, but what do they care about YOU? Are they even aware of your existence, your unique existence? No! They don't give a fuck about you.

Then why sacrifice your freedom and power for them — for those who already have too much power, coz of many like you who have given up their freedom & power?

The odds are in favor of humanity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changing in ways that serve the whole once we all work together. Peaceful revolution of the systems that suppress and no longer serve humanity is inevitable. To quote Leo Tolstoy "Government not only are not necessary, but are harmful and most highly immoral institutions."



在狗咬狗之外：关于这场军事政变对革命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

革命者首先要看清局面，尤其是局面中的可利用价值：

一场未遂的政变给国家带来了压力，分散了统治者的力量。决策周期和指挥链被紧迫的问题所堵塞。

由于国家内部的冲突，以前支配人们行为的核心忠诚度被分裂了。混乱和不确定性以雪崩的方式增长。

然后是机遇和风险模型：

首先，在这样的时候，现实变得可塑性更强。

其次，当然，风险也会变得更高！国家会调动一切力量，对任何威胁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政变者可能没有意识到用军队对付平民的内在问题。

然而，如果自由主义运动能有力量，现在它就可以致力于推动自己的议程。至少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许赢回事业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获得对未来的影响。

这里是对全世界所有反对派的警示：当消息铺天盖地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去反思自己 —— 为什么我们没有事先为这样的场合准备好可充分利用它的计划？我们要如何为下一个混乱时期培养肌肉？因为这很可能只是动荡年代的开始。

#Russia #兵变

革命并不取决于你是否符合既定的“意识”。所以不必总是觉得自己受到**正统观念**的束缚。也没必要总是去审核别人的思想层次。

应该用你信仰的理论指导你的生活抉择。但不要试图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政治中，那只会进一步将自己与其他人分开，从而限制了共同的经验和观点。

不要追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没有那种东西。如果你觉得合适，如果你有理由，你可以作为个人参与任何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或机构，只要你不赋予它“革命”的意义就好。真正的目标、理想和理念，始终都在心头。

没有必要去寻找‘事件’——它们会来找到你的。这样，你的效率就会能提高，因为你会做好准备，你会以某种方式行动，你周围的人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东西。

如果有帮助，可以这样想：你是一个来自未来的代理人，你必须在你所处的环境中过“普通”的生活。也许你从未向任何人倾诉过你的所有想法，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当情况发生时，你会在适当的时候倾诉一切，因为这正是你（而不是其他人）的角色。时间恰当时你会做一些事，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你知道，它们肯定是重要的。

“白月光VS.朱砂痣”？

其实不必

A 群婚不如群P



一些 女权主义者探索所谓的“后夫妻模式”已经多年。从一妻多夫、到“开放式婚姻”、再到滥交，不管你喜不喜欢或者怎么看待这些尝试，你都已经知道了，它们无一成功。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多角关系只是传统（即 这些尝试声称旨在打破的禁锢）的多重复制品，事实上它们是倍增了这种禁锢，而非打破它。

多角关系将情爱关系包含在了夫妻关系的协商之中，只是开辟了类似于情侣的形式，但没有情侣的正式承诺，其结果只是扩大了夫妻枷锁的“所有权”领地和婚姻牢笼的触角，把欲望吸入了“情侣”的逻辑中。

多配偶或滥交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仅仅勉强能算作是女性驾驭父权社会关系的策略，但它始终都不会是打破或否定父权社会关系的方案。

不只有异性恋，同性恋也同样被夫妻关系逻辑所渗透，进而被改造。

所谓的[同性恋规范化](#)，就是把革命性的同性关系强行塑造成了异性恋情侣关系的形态。

自由派的同性恋者并没有颠覆异性恋的社会关系，而是在争取把他们自己也融入异性恋的夫妻逻辑之中，把原本应该属于人性的自由解放重新塞回了财产权关系的笼子里。

这些自由派同性恋只是延续了异性恋规范和男性专制，进一步把欲望编入了法典，再也不会摆脱男性中心主义和权威的结构，相反，他们自己成为了该结构的一部分。

自由派同性伴侣既无法逃脱强加于欲望的领地性，也无法摆脱对压抑性的社会关系的强化和服从。

那些把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关系和父权的统治/依赖逻辑当作“理据”来批判[爱的主张](#)的做法尤其好笑，因为前者恰是后者的致命扼杀力。正如安吉拉戴维斯所说：“女权主义涉及的不仅仅是性别平等，它涉及的也不仅仅是性别。女权主义必须包含[资本主义意识](#)……它必须包含对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权力以及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的更多性别和我们从未想到过的更多性的意识”。

对于那些仅仅在性别身份政治中思考性权利和性关系的“女权主义者”来说，他们曾经的失败应该提示反思的重要性了。

进入爱，是根本性的革命行为，是抵抗
当今乏味的、社会限制的、文化紧缩的世界的先决条件。
~ IYP

B 不是吹箫的政治



白由派声称“人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没有同性恋的意识形态，就如没有穆斯林或黑人的意识形态，没有左撇子意识形态，没有跨性别意识形态……”。“但惩罚或压制所有这些边缘人的想法/冲动，是一种意识形态。”

这相当于假定在某些犄角旮旯里塞着某个独特的群体，他们被称为同性恋、穆斯林、左撇子或变性人……但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现实可没那么无聊，算法也不那么友好。

所有这些都是二元的（同性恋-异性恋、变性人-顺性人等等），这些都是文化过程，不存在“成为同性恋”这一说法，只有“做同性恋”，就像“做情绪摇滚”或“做朋克”一样，这是一种文化/反文化，而不是一种身份，尽管有些人试图将情绪摇滚和朋克也转化为身份（对，就是那些装腔作势的家伙）。

换句话说，跟哥们儿吹个箫不会让你“成为”同性恋，但参与同性恋文化和声援同性恋者——“做”——才会让你成为同性恋。

我为什么要这样区分？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区分，那就相当于是说，那个热衷于同性恋文化活动、声援同性恋者的人并不属于这个群体，只因为此人拥有异性伴侣；而那些危害损害同性恋群体的官员或亿万富翁却被“属于”这个群体，仅仅因为他们私下喜欢舔鸡巴？更有甚者，以公开吹箫为荣？

那些在你的手机屏幕上吹箫赚流量的傻逼也敢说他们自己代表“同性恋者”，声称自己是“同性恋者”的一部分——“快来

看啊，老子嘴里含了根鸡巴”——即便他们乐享了半生[父权制](#)的红利并以此为荣。这类人还经常对支援同性恋群体的人指手画脚，声称他自己才可以判断什么是有代表性的，什么是对社会有益的，什么不是。

某个人喜欢在床上干什么这会有什么关系吗？

事实上，“同性恋”本质并不存在，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渴求任何一种生殖器，所有人，从最直率的亿万富翁崇拜者，到最猥琐的花花公子，只要他接受文化熏陶，放下羞耻感和恋母情结，就都可以。

在[希腊](#)社会，同性恋性行为只是一种男性活动，所有男人都参与其中，以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这被视为一种男性活动——是身份政治，而不是一种归属和认同。身份政治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捏造，是脑子进水人士的伟大发明。

我之所以成为同性恋，正是因为被同性这种意识形态所吸引的，它是一种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意识形态，足够摧毁这个陈腐恶毒的父权制社会。

我们应该为此庆祝，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成为同性恋，并不是让他们爱上小弟弟，虽然那也不错，而是应该争取在革命的前线把人们团结起来，让他们的生活充满同性恋解放的感觉，这就是传播意识的意义所在。我们身上并没有隐藏的本质，相反，我们身上有做同性恋的潜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同性恋者，不论你自认为是什么性别。

没错，对吹箫的欲望本质上并不具有政治性，但，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导致它基本完全是政治性的，这是事实，不幸的是，人们生来就是要与这个世界抗争的，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只为了能随心所欲地嘿咻一下。但既然它不可否认是政治性

的，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摆出这样的姿态，即：不论插的是哪种器官，“做同性恋都不是意识形态”。

不！恰恰相反！做酷儿是一种对建制现状和核心家庭霸权的极具腐蚀性和冲击力的意识形态。

声称“同性恋不是意识形态”的自由派们表现得好像做同性恋是完全“安全”和“正常”的，他们试图做的是让同性恋在文化上被彻底同化——被更大的文化产业所同化；他们会努力使同性恋成为最无聊、最异性恋、最无趣、最“庸俗”、最无能、最没种儿的性表达方式，只有实现这样，那些“异性恋者”才不至于动不动就被刺激得嗷嗷狂叫。

爱是颠覆性的，

因为它对我们现代生活的既定秩序构成了威胁。

工作日生产力的枯燥仪式和社会化的礼仪对一个身处爱中的人来说将不再有任何意义，
因为有比单纯的情性和对传统的遵从更重要的力量在引导着他。

依靠冷漠或不安全感来销售维持经济运行的产品的营销策略，

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为被动消费而设计的娱乐，

取决于观众的疲惫或愤世嫉俗，

他不会再对此感兴趣。

C 心理监狱



在字典里，一夫一妻制的意思就是你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东西，但我们不应该认为一夫一妻制等同于某种自然现象，相反，它是一种期望你进入一夫一妻制关系的社会制度。而当这种期望落空时，你就会受到“来自社会的”道德审判。

现在的人们通常把出轨理解为一件坏事，是在假设“专情”是事先约定好的，就像人们对违约的理解那样。这个论点从自由派的角度来看也许好像有点道理，但如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使用这样的论点，充其量必须说它是有问题的。

矛盾在于，如果有人出轨，那就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对一夫一妻这种制度/合约本身感到满意。而是被其他东西所强迫，并且仍在以某种方式被强迫，使他们不得不在表面上维持一夫一妻制和排他性的假象。而只有当“专情”是一种合约的时候，它才能作为义务存在。但如果其中有玩家对规则不满意了，不想继续遵守规则了，那这个游戏本身就不能再继续。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出轨的人并不同意专一的规则，但由于社会力量的影响，他们无法取消和/或宣布自己的意见，因此，那些妖魔化和道德评判出轨者的人是在说：由于他们无法表达自己取消同意的意愿（准确说是勇气，正如[文中](#)所说的，这个社会没有给出轨者诚实的机会），他们在道德上被强制描述为“不正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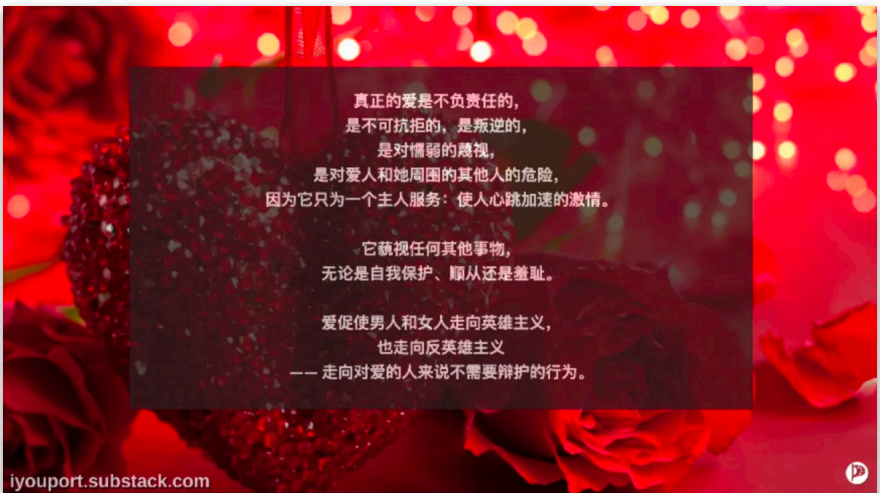
现在更棘手的问题是，在这场讨论中，“同意”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缺陷——“同意”的是什么？“同意”无限期地将我的身体交给别人吗？“同意”有且只有我的“注册家属”才能使用我的身体？“同意”作为一种契约吗？“同意”代表爱情吗？“同意”属于什么奇怪的承诺？如果曾经“同意”而现在选择退出，就会受到审判？谁有权负责审判这种东西，权力来自哪里？……

不仅如此，出轨者正在退出游戏，却无法公开向他们的伴侣表达。只因为所谓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心理监狱。

反驳的理由是：这会伤透伴侣的心哟，给他们带来痛苦哇，就像堕胎辩论……

这个框架的前提是，我声称“爱”的那个人只能以我认可的方式体验快乐，而与其他人在此之外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

这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论点，但只有当你允许自己扭曲语言时，它才能稍微清晰一点，因为人类的语言实在是乱七八糟。



D 你家娃卖多少钱一斤？



甚至 父母也被理解作为一种所有权形式，而不仅仅是血缘。即使“孩子”不是典型的资产或商品。孩子不能被合法转让——除非是收养、监护权受到挑战、代孕、再婚等方面。孩子也不具有货币价值——除非，再一次是在收养或代孕的情况下；或者“保险价值”；通过工作赚到的钱；或消极点的，通过与养育相关的成本。这种情况反映了“家庭”在一个普遍围绕商品生产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所占据的奇怪地位，特别是基于对所有其他商品至关重要的一种商品的私人生产，那就是：劳动力。

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标志就是臭名昭著的童工形象。童工跟女工一样，常常因其体型的特征、灵巧性和非常低的成本而受到资本家的青睐。

20世纪初，对童工的法律限制和义务教育的引入改变了无产阶级的生活。反过来，资产阶级家庭的结构也被传递/强塞给无产阶级，即使完全不合适。

因为，除了工作能力之外，工人阶级的特征还在于缺乏财产，而资产阶级家庭则控制着财产的代际传承。

无产阶级家庭的任务是“让劳动者的香火延续下来”，而工人阶级父母保护孩子免于作为国家财产的能力却相对有限。

父母保护孩子免受政府侵害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阶级。

也许对于右翼保守派和自由派来说，跨性别的孩子最令人不安的不是他们的性别是“自然”的还是“不自然”的，而是，他们暴露了这些财产关系在家庭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家庭有时被轻率地认为是躲避所有权的苦难和束缚的避难所，但是，当一个孩子在家庭结构中主张自己的自主权时，他或她或她们就能抵制系统对其人身的强烈要求。不仅如此，通过明确身体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孩子还破坏了社会秩序代表“自然”（相对的，父母是自然管理者）的说法。

如果说父母对子女的权利看似“自然”，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被教导相信这种安排反映了更高的生物和精神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孩子都是如此。跨性别儿童可能只是不幸地向其他人提出了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孩子不可能不成为所有权的一部分。当然，人们一直在与之做斗争。但所有的“投资”和劳动力逻辑，都与所有权密不可分。这就是为什么父母们最终总会觉得自己是孩子的“主人”/所有者。除此之外呢，他们还能怎么感觉？……

要以不同的方式与跨性别儿童相处，就必须违背资本主义生活的根源及其再生产形式，因为它是根本性的障碍。



NEW YORK

I di
n
a p
t
a n
E
nee
t
my
G

Ⅰ 搞这根鸡鸡不是为“做男人”



对于“女变男”（F2M）变性人，即从性别二元中的“女性”一侧跳到“男性”一侧的人——无论他们是通过社会、荷尔蒙和/或手术方式进行的变性，大多数人所不理解的是，他们的动机并不是真的要“变成一个男人”。他们不是想要自己看起来更像男人。这是最常见的误解。这种误解是将男变女（M2F）变性人所熟悉的“变成女人”的叙事简单地颠倒过来了的结果。同样的错误，仅仅方向相反。

这种简单的颠倒忽略了性别二元对立的内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构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体系。这种不对称的核心是围绕作为主体的阴茎的权力动态，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自身编码为一套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方式。

为了巩固这种差异，重点放在了被指定“男性”出生时的阴茎上，这是一个可以强迫被指定“女性”怀孕的机器——将虚拟阴茎连接在实际阴茎上。“变成男人”并不是由行为、劳动或活动等身体互动来定义的，而是由虚拟的权力流来定义的。这些权力流消耗了被指定“男性”所进行的这些真实活动，以此作为他们在现实中对“女性”的虚拟权力关系的基础，并在一个更大的“男性”控制的机器中榨取他们的集体剩余价值，然后再将其形象广播回每一个构建它的男性——而不是女性！女性是被迫参与到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是围绕人类繁衍的复杂过程，[资本主义](#)仍然无法复制这一过程，必须以某种方式“发泄”出来，以继续取代在[劳动剥削](#)和其他原因中失去的男性。

尽管社会经济机器推动着男性专制主义，但女性依然存在——的确，厌女主义者宁愿没有女性，宁愿生活在理性男性代理人的理想主义幻想中，但他们也必须面对人类如何实际存在和繁衍的现实。

还有更糟的。男性不仅是空洞的主体，而且由于本质上的空洞，他们唯一的价值体现就只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的身体剥削与柏拉图式的“完美男人”理想的空洞形象联系起来。所谓的男子气概本身是一种异化状态。除了被社会剥削的生活之外，他们没有任何自身存在的价值，他们只能通过相互比较/竞争来感知自己的价值。这就为神经症竞争的环境创造了条件，加速了所谓的“男性特质”的产生，如冷酷无情感、生产力和攻击性——这些都是社会环境的后果。

就像达尔文在19世纪30年代观察到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鸟一样，这种高度竞争的生态系统，其价值被简化到外部交换，为可能的龛位高度专业化创造了条件，这些龛位因地点、技能、可用性等因素而有所区别，从而允许快速创造多种类型的劳动力，以反馈回虚拟“男性”生产力的循环中。然后，所有这些生产能力通过在社会中维护男性统治，通过叙事、媒体、哲学和科学重复男性的社会地位，被重新纳入男性生产的机器中。

男人们建造了抽象的机器来指挥人类，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异性的有效奴役之上，以解决需要繁衍后代这一不便的问题。

F2M的“变成男人”叙事毫无意义。如果一个跨性别人士真的要按照这个叙事进行到底，他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身上所有“女性”化的东西都编码为“男性”，编码为经过“进化选择”的特质，将实际的特质吸收到这个“男性化”的虚拟空间中。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阴茎来连接这种男性气质。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定义这种差异的器官本身总是模拟出来的。这就造

成了巴克·安吉尔那样的人的心理，他通过对其他跨性别者的破坏性方式过度补偿自己的男子气概，试图去验证自己缺乏安全感的男子气概，由此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他不断地接近男性气质的极限，但却被他自己被指定为“女性”的过去所拒绝，无论进行任何手术或医学治疗，他的过去始终萦绕在那里——他只能再次打造自己的身体，试图掩盖这种弱点，在绝望的烦躁中无限循环，但他又不能暴露这种心理障碍，因为这本身就是对他强迫自己塑造的男子汉气概的一种威胁。

所谓的男子汉气概是一种法西斯主义范式，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消灭一切不能成为“最佳男人”的东西，没有阴茎就没有立足之地，阴茎作为男性资本的基础。这绝不是解决FTM面临的性别问题的方法。

那么，如何从“变性”的角度上来理解FTM的过程呢？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阐明了为什么“变成男人”并不存在：

「为什么有那么多“男人的生成”，却不存在“生成男人”？这首先是因为男人尤其是强势的，而“生成”则是弱勢的，所有的生成都是一种生成-弱勢。对于“强势”，我们并不将它理解为一种更大的相对数量，而是对于一种状态或标准的规定——正是根据此种状态或标准，最大数量与最小数量都可以被称作弱勢的，就如：白人，成年男性，等等。强势意味着一种统治的状态，而非相反。」(291页)

这意味着，要理解FTM，就不能把他们看成是“变成男人”——成为强势。事实上FTM在跨性别圈子里的代表性本就不足，因此他们本身就是少数派。相反，我认为FTM和MTF一样，其内在驱动力一直是“变成女人”，但由于他们在性别转变中的地位，他们的“变成女人”威胁到了“女人”本身的结构边界。

应该指出的是，正如“变成男人”不能被定义一样，男性的解放也不能被孤立地定义，不能脱离女权主义，因为男性受压迫是因为女性受压迫，男人受压迫是以女人受压迫为前提和基础的，父权制试图扼杀的是男人的“成为”，即男人体内本有的诸多女性特质。

(隐私起见已删除部分内容)

“废除性别”并不意味着废除性别差异的标记，而是废除预先确定的可能和“合法”的性别类别，以及这些地位自动赋予的社会和话语权力。

~ IYP



奥德丽洛德在“情色的用途”一书中阐述了一个情色框架的应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有用的框架，可以用来讨论生活中的情感/亲密关系——尤其是世俗的那种。区别于“情色”的口语用法，它将情色扩展为尽管可能包含性，但本质上并不完全是性的范围。

她在分析中将“情色”与“色情”并列，认为色情是一个较少受感觉驱动的、更加超然且不太扎根于一个人的身体体验的空间。而“洛德式情色”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身体的体现、体验、以及身体的感受的基础之上。

这部作品试图利用这一框架来批判我们曾经被教导的那种方式，即把自然和自然世界看作是一种可以从远处眺望的东西，而我们自己则与之分离——而不是学习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物理存在方式。它重点关注站在阳光下、感受微风、闻到花朵盛开的味道，以及我们如何与周围的世界互动并做出回应的实际感受。

一些人试图把精神和情欲分开，从而把精神还原为一个扁平化的情感世界，一个渴望没有感觉的苦行僧的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的了。因为禁欲主义者的立场是一种最高的恐惧，最严重的“不动”。禁欲主义者成为统治者的挚爱顺理成章。它不是自律，而是自我放弃。

精神和政治之间的二分法也是错误的，是对人类情欲知识的关注不完全造成的。因为连接它们的桥梁是由情欲——感性——那些在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深刻、最强大、最丰富的东西的身体、情感和精神表达形成的，被分享的：爱的激情，在它最深的意义上。

爱的确必须是无政府的。它与婚恋的所有权关系完全相悖。

～匿名

那个反民主的东西

A 我们就这样被拆散了



结社、组建兴趣小组、成立俱乐部等，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源于人类作为社会人的本质。

但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又是源于什么呢？例如，表现为在大都市中对他人的漠不关心。可以说随便一翻就能找到一堆在地铁里或大街上或校园里有人被殴打或欺辱或发生事故的视频，周围有数十甚至数百人就这么擦肩而过，甚至冷漠地站在远处围观。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大城市现象本身。

尽管大城市是“行政区划”的一种，但它并不是一个“政体”，因为它并不构成一个社区的空间“容器”，它只是单个人类分子布朗运动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每个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冒险进入任何冲突状态。与集体行动相关的问题也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往往倾向于采取“搭便车”策略：自己不介入，在一边吃瓜，然后静候其他人来解决问题，从而创造一种公共产品，使自己也能从中受益。

但再来看下问题的另一面。

在上面例子的情况下（比如在公共场所打人），有时你的确会看到围观者介入冲突以压制攻击者。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

个介入者可能会与那些看似站在他一边、“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产生切实的问题。被指“超出正当防卫的范畴”，或者干脆对介入斗殴的人提出指控的例子比比皆是。

为什么他们会遭到国家机构的敌视呢？

另一方面是志愿互助小组类似的ngo组织，它们从事人权维护工作、挖掘可能被“掩盖”的案件内幕，以及为执法提供其他信息支持等等。这些ngo组织也常常被妖魔化，其成员甚至可能在网上遭到[骚扰和侮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此可以根据韦伯的“暴力垄断”概念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国家机构](#)最古老的职能就是提供“安全服务”。如果开始由“居民”自己来提供安全服务，他们就会成为这个垄断市场的竞争者——“个体户”。同样的，在国家的语境里当你开始谈论[互助组织](#)时，就等于在谈论“竞争公司”了。因此，态度是相应的。

换句话说，在动荡街区巡逻的社区成员并不是国家机构的助手，而是竞争对手。如果他们更有效率，那就会出现权力、预算等问题。国家会认为这对现状对统治都不利。

另一方面，虽然所有统治者都在高谈“稳定”，但如果一个城市太平静了，也不利于提供安保服务的机构。这类机构的理想环境是一个略带犯罪色彩的大都市，一大群受到惊吓的市民为了“深夜撸串”[会同意](#)维稳者采取[任何措施](#)，而且总是需要[大量的警察](#)（和[军事化结构](#)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不要让那些过于活跃的多管闲事的市民妨碍维稳机构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把“好心没好报”植入到每个人的人生哲学里。

B 那个名叫“国家”的劳改营



国家的存在依靠的是被统治者的同意。警察的数量总是有限的，不管多高地地位的政客，一旦被剥夺了权力和武装警卫，就会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死于枪伤或自焚。

现代国家最深切的愿望，恰恰是打造出能够完美支持它的民众。

这种做法的最粗糙版本就像个算术题。从“合适”的家庭培养“合适”的孩子（政审、洗脑、收编），从可接受的国家接纳“合适”的移民：这种扩大是加法；相对的，种族灭绝、强迫失踪、即决处决等，是减法。所有这些都是残暴的国家工具。

但国家真正渴望掌握的操作不是算术，而是算法。即：不是增加或减少一个民族，而是改造它——寄宿学校和再教育营、消灭激进意识和同化、国家建设和拘留中心……等等数不清的名词。

国家的梦想就是制造一台机器，把一种公民改造成另一种。

「国家本身就是最冷酷、最没有人性的垄断者，如果一旦在国家已经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之外再加上经济独裁，那么它的铁蹄就会比今天的资本主义更深层地切入劳动者的血肉。」

—— 艾玛·戈德曼

IYP, 11月11日回复：「民族国家有什么不好吗？难道各民族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吗，拥有便利的生活设施，没有嘈杂的社区邻居……」

首先，当今世界上已经有200多个国家（联合国承认的有193个，还有一些未被承认），大约有5500种语言。民族群体可能更多。不确定是否能准确地统计出这些民族——民族身份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东西，除非它被铭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石碑上。

同时，这个地球只有这么大，许多民族都声称拥有相同的“历史土地”。他们都将同一个地方视为自己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认为科索沃是自己的土地。

无论采取哪种民族国家计划，都会有一些少数民族在其中被边缘。

土耳其国家的计划与库尔德国家的计划相矛盾，加泰罗尼亚国家的计划与西班牙国家的计划相矛盾。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谁能通过拍一部视频短片“理所当然地”宣称“这片土地是我的”就能获得这片土地？

因此，民族国家不是世界和平之路，而是血腥之路。

任何一个大国都会把自己的少数民族变成从种族灭绝到强迫同化的噩梦。这基本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事——在多个帝国崩溃的废墟上，新成立的国家开始乐此不疲地互相屠杀。

其次，在我们的价值观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同质化是自由的敌人。

自由是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副产品。不是任何冲突，而是那些难以通过屠杀“解决”的冲突。这就要求身份的界限不能相互重合（政治学家称之为‘互相交错的分歧线’）。例如，如果你的邻居在种族、文化和经济上与你完全格格不入，你就会去揍他。如果你和你的邻居种族不同，但拥有共同的文化领域和经济利益——你们会进行谈判，为此你们需要一个讨论平台——这就是自由。

如果你和邻居没有矛盾，你就不需要平台。你更可能和他一起去寻找其他异议者。

最自由国家的例子显示，“矛盾”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是一个由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法国等殖民者组成的国家。它是天主教和其他33个新教教派的集合体。除了通过《第一修正案》和《权利法案》的其余部分，根本无法将其组织成一个民族国家。英国本身也是如此：保皇派与议会派斗争，辉格党与托利党斗争，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斗争，结果产生了《权利法案》。在十九世纪的瑞士，新教地区禁止信奉天主教，反之亦然，但存在着共同利益，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地方自治的发达国家。但凡有可能强加一个主要身份的地方，结果就是一个拥有[断头台](#)的统一法国。

民族国家是一种基于“[公民身份应与民族身份一致](#)”这一理念的方法。这种做法严重缺乏制衡，自由将在所谓的民族团结的言论中消亡。

相反，如果一个团体（不是民族国家）中拥有有意义的宗教、种族和其他少数群体，则是维持多元化的保证。当然，这种机制最好是以文明的形式存在——邦联、议会，诸如此类。

LOVE IS A RIOT!



C 民主越多，国家就越少



政府

和国家本质上就是权力的集中和强化，是中央集权。在这方面，它们是与“人民”相对立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有属于人民的国家和

政府。

政府和人民不应该被混为一谈。

人民的“政府”就是民主。也就是说，是权力集中和强化的反面，而绝不是将权力和可能性赋予某些精英圈子，而是将权力归于基层、归于地方、归于人民。

民主与国家也许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通融共存，但国家与民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有一个公式和辩证法，即：国家越多，民主越少；反之，民主越多，国家就越少。即使在当今资本主义统治国家的现代主义时代，国家的减少也是重要议题。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人们可以想象没有国家的生活，没有国家的社群，没有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人类必须找到一种制度，使其能够摆脱国家的暴政。

我们已经进入了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思考和生活的时代。即使人民可以暂时与国家和解，他们也必须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体系。生活在国家制度下并不是命运，因为民主表达了对国家的超越。

今天，国家的替代制度是以有组织的民主社会为基础的民主邦联制度。人民可以在民主邦联制下自我管理，而不会受到剥削和压迫。

民主制度可以建立一个民主行政机构。这也可称为民主当局。在这个权力机构中，没有压迫和剥削，而是具有基于民主社会的民主邦联制和政府的现实。

国家属于统治者，而民主联邦制是人民的制度。

现在，民族国家对人类来说意味着危机、混乱、毁灭和不幸。必须摆脱这种灾难。如果生活在剥削和压迫之下不是人类的本性，那么国家及其旗帜都不能代表人民和社会。

[奥贾兰](#)提出过以有组织的民主社会为基础的民主邦联制，作为所有社会而不仅仅是库尔德人的“国家”替代方案。这是一种由差异本身创造的制度，与创造单一身份的民族国家不同。在民主邦联制中，所有差异都能以自己的身份获得自由。因此，民主邦联制是所有人民和社区自由生活的制度。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完全民主。

任何国家制度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在有统治者的地方，谁能谈得上真正和完全的民主呢？

—— 库尔德自由运动



I would never give up my
freedom/power for the sake
of anyone or anything.

For me, there is nothing
greater than myself!

None but I alone should
have the power to decide
my fate. Even if I wanted
to sacrifice my very life
for the sake of someone
else (say, a loved one), it
should be my decision
and not anybody else's.

所有的时代、所有国家的历史，都在讲述着同一件事，即，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心灰意冷更糟糕的了。这并不是说你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带着白痴般的笑容走来走去，但是，如果你陷入灰心，就只会屈服，并很有可能因此而变成恶徒的掌中之物。在这方面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别忘了这个道理。

只要还活着，我们就是生活的参与者。每个人都完全可以影响它。人并不是 - 永远都不是 - 在命运之河上漂流的木头；也不是船或桨，而是一个划船者。

只要还活着，就绝对没有绝望的危险。因为生命是一种运动，在任何时刻，一切都可以改变，或者说一切都可能改变，因为生命的运动是人的行动的结果；是每个人的行动所刻画出来的。

命运也许存在，命运就如一件衣服，而你 - 只有你 - 是那个裁缝。历史是由人创造的。

为了克服灰心，你必须确定你可以行动的领域，设计和控制你的行动并为之负责。这是一个基本点，因为这个系统的整个非人化的机器都旨在剥夺人的主体性——它们旨在把你变成一个不相干的物件，一个吃瓜群众。

重要的是不要屈服于精神的堕落，让自己回到舵手和主体的意识中，在生活中有意识地实践自己的意志，根据可能性采取行动，基于可以改变的物质环境。

如果你累了，那就休息一下。所有的疲惫都是暂时的。就像黑夜是暂时的。只要人还活着，就没有任何情况是永久的。



折腾在刀刃上-1XP跋

停止所有争执。退一万步讲。

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你想从一个政治领域得到什么？

你希望你的“一方”获胜吗？

左派/或右派的又一次胜利？在那个系统中找到最能代表你的理想现实的少数人，并专门迎合他们？

或者，你是否想过让所有愚蠢和疯狂彻底停止？

简单解释一下：

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一个系统内部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受到该系统的约束，而你在一个掠夺性系统中获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会默认加强该掠夺性系统。只要掠夺性系统本身仍然存在，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并不重要。

因此，问题就变成了——既然在这个系统内部不可能有反对这个系统的胜利，那么真正的胜利是什么？

答案是，起作用的掠夺性系统的彻底崩溃，以及被迫重新考虑你的命运 - 在你可见的未来范围内。

深入思考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关于你的真正目标是什么。为你，为你的家庭，为你的未来，为尚未到来的世代。

目标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你想获得任何胜利，了解你所追求的东西和你为什么要追求它，是成功的必要的和先决的条件。



我们认为，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积累财富的状况是不公正的，必须予以解决。囤积资本和垄断暴力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我们反对“追求利润应以牺牲他人的福祉为代价”的这类观念。我们相信，经济的结构应该使每个人都受益，而不仅仅是少数人。

我们相信，和平是革命的必要途径。为暴力而暴力只会导致压迫的永久化。我们反对“暴力是实现变革的唯一途径”的观点。我们相信，创造性的非暴力抵抗是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它可以用来挑战不公正的制度和机构。但你绝不应该强制从“暴力还是非暴力”中进行选择，因为这里的选项并不是两个，而是三个。

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由此产生的虚假身份，是所有武装冲突的原因。我们认为，世界应该是没有边界的，人们应该能够在这个地球上自由迁徙。我们反对以国籍或种族来界定人们的观念。我们认为，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过时，它只有助于分裂人民和制造冲突。

基于不同群体之间相似性的团结，而不是基于差异的派别，将使人类进入下一个永生期。

我们相信，人们应该基于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走到一起，而不是基于他们的差异。

我们反对以种族、宗教或社会地位来划分人们的观念。我们相信，多样性是一种力量，它应该被赞美，而不是被恐惧。

下一个永生期，就像之前的所有永生期一样，将是朝着改善人类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并不代表完美。我们相信，总是有改进的余地，我们应该努力使世界成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更好的地方。我们反对那种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人类成就的顶峰“没有什么好争取了”的观念。我们相信，进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应该始终为更好的未来而努力。

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世界。

IYP 感谢所有参与思考的朋友和热心读者。

2024 新年快乐！🎉🍷



